

高考542分，网上求助志愿填报，对方竟建议填40个民办大专“保底” 社交平台一夜间长满“高报师” 连卖菜、卖保险的都来干这了



2026年高考出分后，焦虑裹挟着每一个填报志愿的家庭。高考生小陈花580元求助一位“高报师”，对方甩来的Excel表却漏洞百出；冲的学校遥不可及，保底的全是高学费大专。当她发现这份方案与AI生成的结果如出一辙，再想理论时，对方早已失联。

小陈的遭遇并非个案。有从业9年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，这个行业几乎没有门槛，有人连“独立学院”和“大学二级学院”都分不清，用AI“一键生成”方案就敢收钱。一旦录取结果成定局，再发现错漏，为时已晚。

一夜之间，社交平台长满了“高报师”

每逢高考季，社交平台上便涌现出大量自称“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”的账号，广告、直播铺天盖地。记者在某平台搜索相关话题，浏览量均超10亿，讨论量过1000万。然而，在海量信息的评论区里，相当一部分声音直指行业乱象，控诉着自己的受骗经历，但这些声音很快就被更多的广告和刷出来的好评淹没。

2026届浙江高考生小陈就是被这样的好评帖引导，差点走入一场“噩梦”。

她的高考分数是542分，全省排名12.5万余名。翻了两天填报指南依然理不清头绪，眼看截止时间逼近，她慌了神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一位自称“高报师”的博主反复发布“捡漏上本科”的成功案例，小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交了580元。尽管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虑——这位来自贵阳的“老师”对浙江政策似乎并不熟悉，但仓促间，她无暇深究，甚至连合同都没签。

接下来的经历印证了她的不安。“对方第一次发来表格，我对照一查，放在‘冲一冲’里的学校大多570多分，根本冲不上；‘保底’的学校填了40多个民办大专，学费一年就要交两三万元。”小陈要求修改，对方很不耐烦。

“填报当天下午五点半截止，他一点多才把第二版方案发过来。”拖沓和敷衍让小陈最终选择放弃这份方案，自己完成了填报。事后对比，她发现第二版方案与自己用AI搜索的结果大差不差，“大概率是用AI生成的，非常敷衍。”面对小陈的质问，这位自称“高报师”的李老师竟讽刺她“分数不高还既要又要”，随后便彻底失联。

小陈想投诉举报，但对方是个体经营，最终维权无门。

“卖鱼卖菜卖保险的，都跑来干这个了”

面对小陈的遭遇，从业9年的江苏“高报师”梁明(化名)直言：“这种现象一直都有。”

梁明原本是初中数学老师，2017年转行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领域。“即便干了9年，我也不敢说自己把整个领域都研究透了。”在他看来，正是这个行业极低的门槛，把水搅浑了。

哪些所谓的“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”从何而来？梁明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有些机构提供速成培训，学员几天就能上岗。

“前阵子网上曝出，有人上半年还在卖猪蹄，下半年就成了‘高报师’，这在我们圈子里毫不稀奇。”据梁明透露，“卖保险的、卖菜的、卖鱼的，还有搞装修的，五花八门的人都涌了进来。”

曾在高报机构担任助理的大学生小贾印证了这一点。她透露，应聘“高报师”几乎没有门槛，入职后主要任务是搜集资

料、诱导家长付费，并声称拥有“独家资源”。而所谓的“独家资源”，其实就是一个能查到历年分数线和招生计划的固定系统。

“说白了就是打信息差。把往年分数线、招生人数从系统里导出来整理整理，就成了所谓的内部资源。这些工作谁都能干，根本不需要多深的专业背景。”小贾指出，“入职不需要任何资质，工作几天就让人上手填志愿，家长和考生所接触到的‘高报师’，根本没有宣传中那么专业。”

小陈就曾收到过“高报师”发来的所谓证书。事后她才发现，落款为“中国成人教育协会”的证书，前后两个版本除姓名不同外，照片、证书编号、发证日期全都相同。也就是说，同一个人却对应两个不同姓名，对方自己就露出了马脚。

小陈收到的印章为“中国成人教育协会”的证书是真是假？记者注意到，在不少直播间、短视频账号里，有些“高报师”同样自称“持证上岗”，并冠以“金牌升学指导专家”的名头。梁明戳破了这一假象：“高考志愿填报行业没有人社部下发的官方资格证，家长眼中看到的所谓证件，其实都是第三方机构自己印发的。”

明知水这么浑，为何还有这么多家庭前赴后继？梁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“时间差”和“焦虑感”：“从出分到填报，就短短几天。家长自己研究不透，处于极度焦虑中，根本没时间去甄别一个机构的好坏。这个行业是一锤子买卖，不像补课，老师不行还能换。高报方案一出来，发现问题，往往已经晚了，录取结果成了既定事实，想改也改不了。”

“我684分，至今仍是那双非院校的最高分”

梁明所说的“把高分学生报进更保守的学校”并非孤例。

2018届河北考生齐羽(化名)，至今仍生活在本科“双非”的阴影里。当年，她考出了684分的高分，却因听信一家志愿填报机构的建议，花3000元咨询费，最终进入了一所成立仅一年的“双非”院校。

齐羽回忆，那场由学校 and 机构联合举办的讲座，把“高报师”包装得极为专业。“他们口中的案例特别有说服力，比如本来上不了985、211，经过他们规划，通过‘4+0’、‘2+2’等中外合作办学，多花点钱就能上岸名校。”齐羽的母亲被这种“很高深”的分析打动，完全交付了信任。

当时，齐羽的目标很明确：冲击人大，守住央财或上财，保底也是华东政法、西南财经这类名校。但志愿填报老师却极力推荐一所北京新成立的非985、211高校，并断言其录取分将超过央财和上财，劝齐羽将其填在第一志愿。

被录取时，一家人甚至一度欣喜，觉得“冲”成功了。然而，当齐羽坐上开往学校的北京地铁，沿途经过大片庄稼地、农田时，落差感油然而生。上网一查，发现学校“接手了另一所录取分仅500多分高校的师资和架构，实际上是‘狗尾续貂’。”

一家人如梦初醒，可为时已晚。想再申请香港高校，录取进程已错过；复读，齐羽又没有考到700分以上的自信。最终，她只能无奈入学。双非院校的背景，让她在保研夏令营的网申关就屡屡被拒，求职时简历也被许多心仪的企业直接筛掉。后来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完硕士，才在一家更重实际能力的外企找到了一席之地。

“直到现在，我当年684分的成绩，依然是我们学校录取的最高分，没有比我更高的了。”这个纪录，对齐羽而言，像是一个讽刺。

有官方工具，为什么还要花钱找陌生人？

艾媒咨询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已达10.9亿元。但事实上，教育部早已推出免费的“阳光志愿”信息服务系统。放着官方工具不用，为何万千家庭要重金求助于一个陌生的第三方？

梁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：“官方提供的是工具，但‘有’和‘会用’是两码事。面对海量信息，很多家长不了解学校、专业和考研前景，自己不会用，而工具又没法手把手教，他们没时间也没能力在几天内研究透。”

除了“不会用”，还有更深层的情感因素。齐羽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反思道，当年高考后的自己，对未来没有规划，只想赶紧填满去享受假期。而父母为她找“高报师”，一方面是认知有限，周围没有懂行的人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一种压力的转嫁。

“他们天然地认为，‘高报师’经验丰富，见过成百上千的案例，更懂就业。但其实，他们内心深处可能也害怕，如果将来我后悔了，会去怨恨他们。宁愿把我的人生交给一个看似‘专业’的外人。”齐羽认为。

然而，错位恰恰就在这里。高考志愿填报，是一桩“一锤子买卖”，志愿系统关闭，双方一拍两散，再无瓜葛。如果方案出错，考生和家庭只能用一生的时间去承担悔恨。

据媒体报道，此前就有家长反映，成都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坑骗高中家庭，志愿填报期间大量招收大学生实习两三个月，快速培训之后上岗。过程中，机构还将普通大学生包装成名校硕士，冒充志愿填报专家，动辄收费几千上万元。对此，成都市相关部门核查发现，该公司涉嫌虚假包装宣传情况属实，且同时存在未在注册地址经营等违规情况。后来，该公司已被立案调查。

近日，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也因涉嫌发布“高考志愿规划师”速成培训违法广告，被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。经核查，该机构在社交平台发布广告，以“高考志愿规划师”“轻松入行”“零基础”等宣传

用语为噱头，通过渲染就业前景广阔等优点，开展所谓的速成培训。

面对这样的行业乱象，小陈是幸运的。她在最后一刻选择相信自己，夺回了人生的方向盘。但齐羽却用了整个大学时光和无数个被拒绝的瞬间，才艰难地消化了那个由别人拍板的夏天。

从542分险陷专科，到684分错付“双非”院校，出问题的从不是分数本身，而是那些被焦虑裹挟下匆忙交出的信任。志愿表上的每一个格子，填进去的都是一个18岁少年沉甸甸的未来。

当平台长满速成的“专家”，当AI生成的表格在家长手中流转，或许我们都该停下来问一句：把决定人生的那支笔，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，真的安心吗？

锐评

“金”字招牌下竟是“假”把式

高考查分季，志愿填报成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。一些机构精准捕捉这份焦虑，将咨询服务卖出了4980元、8980元、12980元的价格，价格越喊越高，“服务”却越做越假。央视记者近日采访武汉、郑州、浙江等地多家机构后发现，所谓“金牌高报师”，身份是编的，证书是P的、方案是AI免费生成的。一块“金”字招牌，从头到脚，竟找不出一处真货。

虚假人设，是整条产业链的起点。入职第一天，主管就教新人如何“造身份”。于是，一个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，摇身一变成了直播间里的“资深名师”。证书造假，更是肆无忌惮。

最荒诞的一环，是把免费AI服务包装成万元方案。千问等平台推出免费的高考志愿AI服务，本意是消除信息差，结果却被“高报师”们层层加码，转手卖出数千甚至上万元。

日前，教育部已发布预警称，国家无认证“高考志愿规划师”，各类培训机构自制证书不具备效力，不存在内部录取数据、保录渠道。志愿是人生关键选择，考生务必自主把关，做自己升学路上第一负责人。

据大河报、海报新闻



在社交平台，“高报师”晒出的资格证书“五花八门”。教育部指出，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相关资格证书。（网络截图）

